



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林郎太子右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為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修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求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求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彦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今

宣德皇后令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暉

之齊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蕭穎首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

任彦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言梁武故曰具也

夫功在不賞故庸勲之

與蓋闕

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勲之與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詔臣曰貴史記

崩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志氏傳富辰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施侔造物則謝德

之途已寡也

言恩施既隆侔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

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廙上疏曰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要不得不彊為

之名使荃宰有寄

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彊為酬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

寄也老子曰吾彊為之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

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

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曰月而只桀紂不異星辰而

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在昔

晦明隱鱗戢翼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

植矯志詩曰仁虎匪瓜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博通群籍

而讓齒乎一卷之師謝承後漢書曰范曄博通群籍

法言曰一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魏志段灼理節文曰艾勇氣凌

人之下伸萬夫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七略齊田駢

人為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

擅彫龍而成輒削稟說文曰擅專也七略曰鄒赫言鄒

行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漢書曰孔光時爰在弱冠

首應弓旌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衰然為率首左

博通群籍

劍氣凌

好談論故齊

爰在弱冠

率首左

孟子曰夫招士以何之元梁
施大夫以旌與曰高祖
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
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集其性
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
廷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或曰狼籍甚盛也薦名宰府
則延譽自高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
使張老延君隆昌季年勤王始著
隆昌章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傳曰孤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舊
邦其命惟新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
功隆賞薄嘉庸莫壽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一馬之
田介山之志愈厲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
小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
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

史記曰文公環縣上山中謂封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

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存漢書曰琅邪郡曼容養志以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

石輒自免去范曄後漢書曰馮異每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何之

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何之

典曰司州刺史蕭詵被殺高祖蓋司州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

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推轂樊鄧胡

風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塵罕嘗及起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據

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鄒陽

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

之盛揚塵上惟彼狡僮窮凶極虐即位媒近羣小誅高

覆飛鳥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衣冠泯絕禮樂

僮若不我好兮鄭玄曰狡僮謂紂衣冠泯絕禮樂

崩喪之家劇秦美新曰弛禮崩樂塗民耳目既而

鞠旅誓眾言謀王室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僧

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哲言眾士

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白羽一麾黃鳥底

定呂氏春秋曰武王至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

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

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至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

軍反走尚書甲既鱗下車亦瓦裂尚書大傳曰武王伐

曰震澤底定甲既鱗下車亦瓦裂尚書大傳曰武王伐

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致天之屆拱揖群后毛詩曰致

白如鱗下賀于武王豐功厚利無得而稱王命論曰帝

若上下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王命論曰帝

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論語孔子曰是以祥光摠至休氣

四塞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五老游河

飛星入昴論語比考識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

山觀河諸乃有五老游者五老曰河圖將浮

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
瞳黃姚視五老君為流星上入昂注曰入昂宿則復為
星元功茂動若斯之盛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

格乎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左氏傳管仲曰昔召

皇天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
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

有恧焉輔軒萃止帝寶融也輔軒萃止謂進封梁公

未殊朕甚恧焉揚雄答劉歆書曰常聞今遣某位某甲

先代輔軒之使毛詩曰有鴉萃止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

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其刑之長笛賦曰致誠効志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梁王固讓同乎匪席之旨百辟

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教蔡邕曰獨斷曰教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首

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大

軍次留城令修張良廟

傳季友

沈約宋書曰傳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文史尤善文辭初為建威參軍

稍遷至散騎常侍後太

祖收亮付廷尉伏誅

綱紀綱紀謂主簿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

下也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白事齊王曰

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左氏傳晉侯問

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禮典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

微管之歎撫事彌深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歎未也

吾其被髮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始庶周易曰君子黃

左衽矣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周易曰雲從龍風

子其於庶幾乎

物觀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為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廣雅曰夷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敗自劉說文日出溺為拯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廣雅曰軌也伊望伊望也乎陶唐論語子曰相公九合諸侯不若乃交神圯上道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契商洛谷實戲曰齊竈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圯圯皆侯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圯上已見謝宣遠張子房詩注表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真固道契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顯默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濶莫測其端矣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相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吳都賦曰傾瀆沆漾莫測

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曰塗次舊沛佇駕留城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為留侯爾雅曰佇久也靈廟荒頓遺像陳昧范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寢見先生之遺像廣撫事懷人求歎是深毛詩曰嗟我懷人雅曰昧闇也又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之東門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死者如可其身謀身不忘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擬之若人亦足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擬之若人亦足以云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類蘇行潦以時致薦左氏傳君子曰藉繁蘊藻之菜抒懷

古之情存不刊之烈廣雅曰抒滌也西京賦曰愷長思而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

書也主者施行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一首宋公楚元王後故修治其墓

傳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褒有行鄭玄禮

記注曰尊本敬始義隆自遠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崇尊也

先祖者類之本也楚元王積仁基德啟潘斯境漢書曰貴始德之本也

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為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

晉曰大王基德十素風道業作範後昆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

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興長道業都正釋本支之識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

祚實隆鄙宗毛詩曰本支百世揚脩遺芳餘烈奮乎

百世抱朴子曰嵇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閏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

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而丘封豸然墳塋莫翦

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感遠存往慨然永懷李陵書相墳塋豈翦然飄薄非所

維然毛詩曰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甘棠勿翦勿

伐召伯所茇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追

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鄭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

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况瓜瓞所興開元自

本者乎毛詩曰絲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

施行郭璞方言注蠲除也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王勰字元長琅邪人少而神明懿言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

后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體

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

語孔子曰見善如不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

雲之拜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

道又曰堯觀乎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富

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
 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
 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
 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
 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
 者蓋請者必或揚旌求士或設簞待賢求士待賢皆謂
 拜故互文也或揚旌求士或設簞待賢請其言也管子
 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助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
 道管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筭簞曰
 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
 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詔寡人以獄者揮鞀
 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謝承後漢書序曰陰修敷化
 朕當奉天命恭惟永圖爾雅曰夤敬也尚書曰茲率
 德惟懷審聽高居載懷祗懼
 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
 求圖聽尚書曰予小子
 子夙夜祗懼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
 禮記曰動則

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喜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公卿比日尸祿無有忠言者寤寐嘉猷延佇忠實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

蘭而延子大夫選名昇學利用賓王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

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大李也周易曰觀國之

光利用賓于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詔策

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文字通

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四曰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輔劇

縣令鹽梅之和屬有望焉尚書曰若作和羹

又問昔周宣情千畝之禮號公納諫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

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禮記曰躬耕

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姓良以食為民天農為政本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

為天尚書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勸農業也金湯非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

照前經寶茲稼穡范子計然曰五穀者乃民之命國之重寶也祥正而青旗

肅事土膏而朱絃戒典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

旗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為籍田千畝冕而朱絃躬耕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絃以朱組為絃一條屬兩端也

將使杏花苜蓿耕獲不愆泥勝之書曰杏花始華榮復耕之輒蘭之此謂一耕而五獲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

七日苜蓿始生苜蓿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

蒲水清剛冷風述遵無廢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

草也曰正其行通其風夫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

所以成穀也夫決也必於苗中央師師然肅冷風以搖長

也而釋耒佩牛相訟莫反監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李

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兼貧擅

富浸以為俗漢書曰兼井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

子不以從令為孝後主固宜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

是華浸以為俗豈不謬哉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

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

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

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

馬鹵可睽恐時無史白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

鹵兮生稻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興廢之術矣

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

陳厥謀尚書序曰咎繇天厥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周易曰君子敬法卹刑虞書

茂典尚書虞書曰欽哉自萌俗澆弛法令滋彰莊子曰

為天下濁醇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肺石少不

澆與凜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

冤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周禮曰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

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冤周禮

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

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

聽訟於其下尚書旋玑鈴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

無辜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

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朕

所以明發動容具食興慮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

食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鹽鐵論曰秦法繁於

氏傳鄧舒問於賈季曰趙襄趙盾孰賢對曰趙襄冬日水之日也趙盾者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

念畫冠緬追刑厝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緬思

貌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徒以百鍰輕科反行李葉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

起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

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訪游禽於

絕澗作霸秦基韓子曰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

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

關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

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歌鷄鳴於闕下稱

仁漢續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小

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鷄鳴憂心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憐

慣不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鷄鳴晨風之詩然鳴齊詩異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

憂二途如爽即用兼通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昌言

所安朕將親覽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書問董仲舒曰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化負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食二曰泉流表其不匱漢書曰化負

於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既龜貝積寢緝強專用

尚書帝曰質遷有無化居漢書曰化負

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帝初筭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糴釜千緡孟康漢書世代滋多銷漏參倍言錢之銷磨缺漏或復三分或至一

倍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貲周書夏歲曰小人也無兼年之食

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史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游

飢字書曰惟瘼卹隱無捨矜嘆毛萇詩傳曰瘼病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人

隱而除上帝溥臨賜朕休寶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也命印斜之

谷開而出銅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啓上

無極上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昨將拜孔曰且有後命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

也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姓賦錢壹歲餘二十萬藏

於都內漢書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圓法但赤側深巧學

李奇曰圓即錢也將繼太公之職事也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

鑄深爲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

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女奴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

側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爲

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

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質幣權輕

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母權

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

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

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

曰權其開塞所宜悉心以對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

捨也尹文子曰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詩緯曰君子息心研慮推變見事

又問治歷明時紹遷革之運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

德周易曰湯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司馬彪續漢書求

武革命圖云三百年升歷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

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旋璣不正文象

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而歷以爲牽牛中星先

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

已連用望平和隨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周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為刑分命顯於唐官爻條炳於鄒說尚書曰分命義仲宅西曰昧谷鄒說未詳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夷昧谷已見上文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相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不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九五十年而木紛爭空軫疑論無歸方言曰祖破表紹天下莫敵庶今日月休徵風雨玉燭

尚書序曰恢弘至道

庶今日月休徵風雨玉燭

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

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

紛爭空軫疑論無歸

方言曰祖破表紹天下莫敵

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

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

紛爭空軫疑論無歸

方言曰祖破表紹天下莫敵

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

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

紛爭空軫疑論無歸

方言曰祖破表紹天下莫敵

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

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

紛爭空軫疑論無歸

方言曰祖破表紹天下莫敵

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

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

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

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尚書曰克明俊德又曰欽若昊天於子大

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是禮記曰夏后氏尚黑

戎事乘驪鄭玄曰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馬曰驪禮記曰殷人尚白戌事乘翰鄭玄曰以建丑之月為

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求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閻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尚書旋璣鈴曰河圖命存云之期錄代之矩錄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

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策

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識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

極八御八五辰空撫九序未歌尚書各絲曰撫于五辰庶績

五行之時衆功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

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

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漢書曰文帝

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若墜

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

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故郵貧緩賦省繇慎獄應劭曰

也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

皆象此類不惟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而多黍多

徐不興兩穗之謠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

以致穀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張堪字君苾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

麥德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無褐無衣必盈七月

之歎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

業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禄是登爾於朝是屬宏議漢書

晁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論朕志難蜀文曰必將崇論宏義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尚書

不同心以匡乃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

叶星象不符川嶽春秋漢含孽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

斗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

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

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子大夫習焉公孫弘對曰

天地無私親順之利起逆之害然後公才受職揆務分

司揆度也爾雅曰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左氏傳鄭子

皐摯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
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
宣宋均曰朱宣少吳氏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漢書
鄭玄孝經注曰武差也
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
司空棄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
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九官皇甫謐帝王
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
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繇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
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疑成也
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
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三
百八十五人今云歷茲以降游惰寔繁仲尼大聖自茲
兼倍略言之耳
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綬五寸游惰之徒若閑冗畢棄
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尚書曰寔繁有徒
則橫議無已荀悅申鑒曰正人貪祿者閑冗與時消息聖
王不作諸侯放惠恤下文穎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聖
恣處士橫議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魏志郭嘉說太

客何則可脩善詳其對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
曰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
主之表煥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
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
唯良二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論語曰子之武
千石乎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瘠惡樹之風聲二
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苟及死
子葬之桐鄉人至有旦撫鳴琴自置醇酒呂氏春秋曰
為邑起家立祠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
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
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文而無害嚴而不
殘漢書曰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故能
及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
主之表煥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
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
唯良二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論語曰子之武
千石乎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瘠惡樹之風聲二
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苟及死
子葬之桐鄉人至有旦撫鳴琴自置醇酒呂氏春秋曰
為邑起家立祠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
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
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文而無害嚴而不
殘漢書曰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故能
及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出人於貼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貼危已見謝眺入

上疏曰陛下歐一卅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是以賈誼有

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

罪項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

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相珪

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

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邦良爾雅

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

印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

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

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

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鷓親曰所以來者欲察

君之化迹爾今虫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

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白安范曄後漢書曰

宋均遷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

去東西散入在朕前漢書曰子在朕前之

日吾丘壽王為東郡尉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

時智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發甚不稱在

前時豈薪樞之道未弘為網羅之目尚簡毛詩曰芄芄

之毛萇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

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章鷹揚於河

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得鳥

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即無特得鳥孔安國尚

書傳曰悉意正辭無復執事漢書詔策昆錯曰大夫其

簡略也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或曰

母為有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

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豈非療飢不期於

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之可飲以療飢療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

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列淮南子曰五

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各施後世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

彭豸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今農戰不脩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

文儒是競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

生况文史也弃本殉末厥弊茲多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

故生不遂李奇曰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本農也未賈也

於鄭衛宋臣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過刑

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賤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教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頌議者

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詩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豈欲非者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

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曰權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

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孝經鈞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

射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漢書曰王莽於

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

民者國之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尚書曰子違汝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

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尚書宋人失馭淮汴崩離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

答賓戲曰王塗燕燕周失其神應劭漢書注曰汴水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朕

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毛詩曰永言孝思尚書曰子惟

小子若涉淵水子惟往求朕攸

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又班固

曰武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加以納款通和布

德脩禮納其款閔之誠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

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故脩禮者王為政者疆歌皇華

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毛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左傳曰季武子如

晉晉侯饗之范宣子為賦黍苗季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集睦

豈惟弊邑周禮曰二日教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所以閔洛動南望之懷德夷

遽北歸之念王逸楚辭注夫危葉畏風檝馬禽易落

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之搖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

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無待干戈聊用辭辯

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天斯路何階人誰

或可階爾雅曰進謀誦志以沃朕心言進嘉謀當謂誦汝士論說諸侯揮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

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彦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

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因藉時來乘此歷

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禮記運魏志劉漢上疏曰臣遭乾

子當哀而立尚書曰成湯禮記何者百王之弊齊季斯甚班固

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漢書贊曰漢承百衣冠禮樂掃地無餘言衣冠制度禮

王之弊季謂末年棄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贊曰秦斷雕刊方經綸草昧書

滅六國而上占遺烈掃地盡矣蘇林漢書注曰刑角

曰漢興破觚而為圓鄧瑀而為樸蘇林漢書注曰刑角

之刑與刑刺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

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曰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

造成也草創也昧昧爽也

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而百度草

創倉廩未實尚書曰百度唯貞論語曰禪讓若終畝不

稅則國用靡資國語曰王耕三推之無人終于畝禮記

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

也財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

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惻隱者仁之端每時入芻蕘歲課田租漢舊儀曰

藁以給經用也尚愀然疚懷如憐赤子禮記哀公曰敢

書曰百里納藁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月賦曰悄悄焉衣今欲使朕無滿堂

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獨索然

之念民有家給之饒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

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析子曰聖漸登九年之

畜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周禮

玄曰賦謂口出泉關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賓王

已見斯理何從停聞良說頽延之策秀才文曰廢興之要敬侯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閉戶自精開卷獨得楚國先賢

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陶潛謂曰閉戶生入市市人相

入學閉戶精疲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市人相

語開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謂曰閉戶生入市市人相

然志然志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其藝百家庶非牆面

食漢書曰儒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

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

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

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

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

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

語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雖一日萬機

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雖一日萬機

早朝晏罷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聽覽之暇

三餘靡失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無事弃日魏略曰

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上之化下草

歲之餘夜與陰者日之餘雨者月之餘上之化下草

偃風從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惟此虛寡弗能動俗

蔡邕姜肱碑曰至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

德動俗邑中化之韓子曰齊桓

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人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

君欲止之向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

諾於是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長纓鄒好且變鄒俗

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韓子曰鄒君患之問

左右左右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

先自斷其纓而出國雖德漸往賢業優前事且夫縉紳

中皆不服長纓

道行祿利然也封禪書曰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班固

路然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

也者三年不得人謂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

者三年不得人謂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

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

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

願致士謂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又子張見

魯哀公哀公不礼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輜駟青紫如拾地芥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似士而非士者也輜駟青紫如拾地芥范曄後漢書曰輜駟紫轂填街陌說文曰駟車前衣車後為輜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兔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而情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情遊已見上文抱朴子曰秦降鳴鳥及季抄天下欲反十室而九鳴鳥人感思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收罔勗弗及者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葭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廢也兩都弘獎之路斯既然矣小雅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也猶其寂寞應有良規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

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

此聖也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

文子曰群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也

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

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漢書曰史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相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

風流遂往

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林賦曰遂往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漢書曰王莽好空言

慕古法多封爵人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左氏

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方言曰介特也何嘗以

一言失旨轉徙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

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徙朔陽獄詔不得

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徙朔陽獄詔不得

以赦睡眡有違論輸左校漢書曰源涉好殺眡睡於塵中論

令除睡眡有違論輸左校漢書曰源涉好殺眡睡於塵中論

字子康年十八以父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議近

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父嘗病召成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

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於汝反睡不聽吾言

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戒成也父迺不復言元帝

擢咸為御史中丞後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滑吏及

大姓犯法輒論輸府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

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籍膺表欲罪元羣行賂宦而使直

豎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府有左校令丞

臣杜口忠謹路絕漢書景帝問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

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

外為諸侯報仇聲類曰謹善言也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

周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擅道亦為晉陽悉意以陳

極言無隱漢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尋曰問者水出地動日月

問其故無隱乃情

三十五卷終

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林郎守太子右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奉養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表上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

謂之數奏故尚書云數奏以言是也至奏并

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

表上謂之數奏故尚書云數奏以言是也至奏并

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

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

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

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孔子舉薦禰衡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

曹子建求自詠表

宋通親親表

羊叔子讓開府表

李令伯陳情事表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劉越石勸進表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客率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掾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

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尚書曰

下孔安國曰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

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

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

時漢獻載群士響臻

尚書云帝曰時咨若

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時咨熙載髦俊並作響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

之應陛下睿聖纂承其緒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

遭遇厄運勞謙日昃

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

中具弗維嶽降神異人並出

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竊見處士

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孟子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實曰卓犖諸夏卓犖絕異也犖力角反

初涉藝爰升堂觀與

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

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魚若有神

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含于

道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

漢書曰桑弘羊維陽

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中書令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

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國語楚監尹亶謂子西曰夫闔廬

後漢書曰張儉清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

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

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

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

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微世

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率也論執馬鳥累百不如一

語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

鷄史記趙簡子曰鷄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論語子曰赤

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飛辯騁辭溢氣

漢書成帝詔曰幸博士使卓然可觀

分圭涌全圭涌貌也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略曰解紛釋

全圭涌貌也切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

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

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終軍欲長

也白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况自詭滅賊

纓率致勁越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

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

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

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

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

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如得龍躍天衢

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揚聲

-5 245 35 895" data-label="Text">

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足以昭

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

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

四門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

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

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

天廣樂九奏万舞不類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應劭

三代之樂其聲動心

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

書曰所寶惟賢則迹人安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

子曰足蹠飛兔驪驤裹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春秋

陽阿之舞曰飛兔驪驤裹古之俊馬也又曰古者善相

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臣等區區敢

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愛之心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

乞令衛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敬曰臣無可觀采臣等受

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

出師表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

諸葛孔明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

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

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

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

後主即位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孟子曰君子今天

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歲以秋為功

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

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畢故以喻時

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

豫讓曰以國士遇我恢志士之氣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不宜妄自

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方言曰菲薄也宮中

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

羊傳注曰

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

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

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

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

詩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

休昭後主襲位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

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

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為中郎督典

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廣雅曰試用

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

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

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

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

恨於相靈也相靈後漢二帝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

貞亮死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

又曰蔣琬遷參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苟

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論語子曰在邦必

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已曲蒙三

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

亮家于南陽之野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趙岐孟子章指曰千後值傾

縣荆州圖副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

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

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領覆至此整整二

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

大事也蜀志曰先主於未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

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受命以

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眾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

柯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

改事君王何休曰燒墉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

庭令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爾

曰獎勸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廣雅白駑為駘也謂馬遲鈍與者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興

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

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

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必以章其慢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

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關誤矣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

察納雅言善為咨咨事為諫論語曰子所雅臣不勝受恩感激當遠

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維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論語子曰出則事公

卿入則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茲父不能愛

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

父不愛無益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

者畢命之臣也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

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长也尸子曰故君無虛授臣無

虛受王符潜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

謂之尸祿詩之素餐其所由作也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所質朴而無

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昔二虢不

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

穆也為王卿士勲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

功大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曰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今

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武明也正值陛下升平之

際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

厚幸矣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而位竊東藩爵在

上列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藩身被輕煖口

厭百味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

依曰雍人調膳展選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

功勤濟國輔主惠民爾雅曰濟益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

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毛詩彼已之

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

組紱蒼頡篇曰紱紱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尚書大傳曰周

和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

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爾雅曰稅舍也漢書

統無山誠欲混同字內以致太和也法言曰或問太和

也李軌曰故啓滅有扈戶而夏功昭尚書曰啓與有

天下太和故啓滅有扈戶而夏功昭尚書曰啓與有

記曰啓遂滅有扈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尚書曰武王崩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今陛

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假周之

喻魏之先王也臣瓚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簡良授

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淮上其車三千又然而高鳥未

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

高鳥淵魚喻首耿弁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君父也東觀漢記曰耿弁討張步陳俊謂弁曰虜兵盛可且閉

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

門刎首於齊境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

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車

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

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為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

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
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曰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
上鄉子以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興利害為萬民種也臣之事
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
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
占其王羈致北關賈誼終軍已見薦禰衡表爾此二臣豈
好為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
也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
漢書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趙岐孟子章指
全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一方

未尅為念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伏見先武皇帝武
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雖賢不
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史記曰王剪宿竊不自量志在
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
之詔效臣錐刃之用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
宿留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魏志曰太和二年
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
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
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必乘危躡險
騁舟奮驪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突刃觸鋒為士卒
先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雖未能禽權賊亮庶將虜其

雄率殲其醜類鄭玄毛詩箋曰誠所獲之左耳必效須也爾雅曰殲盡也又曰醜衆也

由之捷以滅終身之愧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使名挂史筆事列

朝榮雖身分蜀境首縣莫闕猶生之年也此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

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如微

才不試沒世無聞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徒榮其軀而豐其體

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

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凡禽獸未孕曰禽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

之所志也說文曰圈養獸閉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閉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

小衄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輟食棄

餐食奮袂攘袪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鄭玄周禮注曰攘却

也謂明却反社也左氏傳曰子朱穆劍從之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

北出玄塞七發曰凌赤岸箕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漢

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

可謂神妙矣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兵者不可預言臨難

而制亦變者也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

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

家之難司馬遷書曰李陵奮奮不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

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

來圖敗晉攻魏賴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

於景鍾章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

後子孫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

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
邑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悒夫臨博而企

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當豈且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棋

又曰企舉踵也竦猶立也說文曰抃拊也

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持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曰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何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何

况魏魏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

徼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進曰商女不貞商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

明忌也莊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而臣敢陳聞於陛

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

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後漢書揚喬曰猶塵附泰

情備不敢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淮南子曰人主之居是

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因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

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

地無私載日月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管子曰

照此之謂三無私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

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論語也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

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

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

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鄭玄禮記庄曰崇猶尊也

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

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 是以

雍雍穆穆風人詠之又毛詩曰有來雍雍昔周公弔管蔡

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

戚以藩屏周室馬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左氏傳曰

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漢

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祭

而不殊如淳曰祭或為散爾雅曰爽差也 親親之義

寔在敦固禮記曰君子賢而親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

親者也孟子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親也伏惟陛下咨帝唐

欽明之德尚書曰放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惟此文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

族群后百僚番休遞上列子曰巨鼈迭為三番江偉上

休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

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論語子貢

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左氏傳曰

奔晉子友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林示固勿仕也錮與固通

不敢乃望王交氣類脩人事叙倫

謝承後漢書曰相礪鄙營氣類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

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

之間塞慶弔之禮廢因心紀之違甚於路人蘇子卿詩曰

隔閼之異殊於胡越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

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漢書音義曰至於注心

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

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闥紫闥然天定是為之謂之何哉毛詩國

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毛詩曰戚戚兄願陛下沛然

垂詔孟子曰油然作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

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弟論語子曰兄妃妾之家膏沐之

遺歲得再通毛詩曰豈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

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侯自思惟

豈無錐刀之用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及觀陛下之

所拔授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

辭遠游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解朱組佩

青絞朱組綬已見自試表注漢書曰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漢書曰駙馬說文曰駙乘輿車駙近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

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仕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印曰張安世持素簪筆從也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劉歆

張晏曰近臣負素簪筆從也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解詁

注曰輦下諭在輦輦之下京兆之中承答聖問拾遺左

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乃臣丹情之至願不

離於夢相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宴詩序曰鹿鳴中

詠棠棣匪他之誠詩序曰棠棣兄弟也毛下思伐

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終懷蓼莪罔

極之哀毛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每西節之會塊然

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

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

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

不知泣涕臣伏以為大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列女

杞梁妻者齊杞梁植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

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

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鄉術盡忠於燕惠王惠王

信諧而繫之鄰子仰天而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

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

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是在

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際與德為隣不

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今之否隔

漢上人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書曰文于兄弟尚竊不

願於聖代使有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者慘毒之懷故柏舟有

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

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伊尹取其君不為堯舜曰昔

風曰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所以事堯事其君者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

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

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是臣

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章明已見支尚書曰百姓昭明

懷懷之誠竊所獨守尚書傳曰懷寔懷鶴立企佇之心

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冀陛下儻發

天聰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神

讓開府表

羊叔子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

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

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昨出為沐浴

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臣自出身已來適十數年

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為從

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

憂中謝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臣聞古人之言

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

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

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

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景曰祐同產姊配景誠在寵過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隆發

帝為弘訓太后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臣有何

中之詔加非次之榮日來書懇切訓誨發中

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

亦尋而至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願復守先人弊

廬豈可得哉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

下妾不得與郊弔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左氏傳齊侯

威不違顏咫尺善聞古人申於見知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

已而申乎知已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臣

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

八年列子曰子產相鄭三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國語

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

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

板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

傳說舉於版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

林頭鐵杏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

奸尚以漁釣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

縣逼迫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教賜如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為河內温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度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傳楚少辛曰寡君少曹

閔生孩六月慈父見背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

求非行年四歲舅奪母志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求報義父母

妻守義而嫁之祖母劉慈臣孤弱躬親撫養毛詩曰父兮我撫我畜我長我育

我毛萇曰鞠養也宗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

于成立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文子冠韓獻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論

語而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毛詩曰終鮮兄弟維子與女門衰祿薄

晚有兒息字書曰祿福也外無暮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

之僮孫卿子曰仲尼之門熒熒獨存立形影相弔曹植書五尺暨子羞言曰五伯熒熒獨存

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

五情愧赧離逮奉聖朝沐浴泗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

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

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九言除者除故

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

隕首所能上報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宮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

君相齊使其舍人種奴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

與乘堅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刻官門以明孟嘗臣具以表聞辭不

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

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

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

悅漢記論曰周勃然囚執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

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

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今臣亡

國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

毛詩曰既優既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貞但以劉曰

薄西山氣息奄奄楊維反騷曰臨汨羅而自墮兮恐人

命危淺朝不慮夕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臣無祖母無以至

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鸚鵡賦曰匪足惜母孫二人更

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

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

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葛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

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

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願陛

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子

險以僥倖僥與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隕首已見上文

顛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

疾無子武子疾命顛必嫁是疾病曰必為狗顛嫁之曰

疾抗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乃所嫁婦

人之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史記丞相翟

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

滅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

謝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

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今日九日魏

郡太守遣蕙張金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

封拜

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

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臣誠悼心不知所裁

臣本吳人出首敵國

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

世無先臣宣力之効才非丘園耿介之秀

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于

丘園束帛莪莪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

皇澤廣被惠

濟無遠

四子講德論曰皇澤普曹沛尚書曰無遠弗届

擢自群萃累蒙榮進國語曰群萃而同處

賈逵曰萃亦聚也

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

滅

縮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駿議徵為大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郎中繼

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令曰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服冕乘軒仰

齒書游

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

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振景拔迹顧邈同列臣贊漢書注施重山

岳義足灰沒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遭國顛

沛無節可紀雖蒙曠濫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中謝周易曰夕惕若厲而橫為故齊王罔執所見枉陷誣臣與眾

人共作禪文王隱晉書曰齊王罔字景洽趙王倫篡位問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

幽執罔罔當為誅始司馬遷書曰深臣之微誠不負天

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

晉書曰袁瑜字世都中書侍郎馮熊馮熊字文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

正顧榮顧榮字彥先汝陰太守曹武晉百官名曰曹武字道淵思所以獲

免陰家避迴岐一作嶠自列言密自蒙蔽避迴同黨岐嶠艱阻得自申列也廣雅曰列陳也

片言隻字不關其詞回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書曰

表曰禪文本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而一朝翻然

更以為罪最爾之生尚不足矣左傳子產曰諺去最爾之國杜預曰最小貌也

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

此畏逼天威即罪惟謹天威已見上讓開府表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

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鉗口結舌不

敢上訴所天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

左傳箴曰君者臣之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莫太之釁日經聖聽孝經曰五

刑之屬三千而不孝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

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陛下謂

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廻霜收電使不隕越威如霜已見西征賦荀悅

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雷之震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復得扶老攜幼生出

獄戶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懷金拖紫退就龍章揚子法

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解嘲曰紆青拖紫地徒我切感恩惟咎五情震悼文子

中黃子曰色有五情跼天踏地若無所容中謝也毛詩曰謂天

地蓋厚不敢不踏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踏音局踏精亦切不悟日月之明遂

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

上疏曰被雲雨之渥澤也忘臣弱才身無定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

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則塵洗天

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

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

之羽復與翔鴻撫翼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

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逐秦燕翼俱起雖安國免徒起紅青組漢書曰韓

孝王為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梁內史缺張敞亡

命坐致朱軒漢書張敞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處位免為庶人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

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請公車上書天子引敞見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

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方臣所荷未足為恭

豈臣蒙垢含宏所宜忝竊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矣之

施謂之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

守常憲當備道之官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

問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天衢已見

上薦補衡表輦轂已見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國

見上求通親表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

何法盛晉書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

劉越石

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建興五年晉書曰建興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

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

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

臣碑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

聞天生丞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左傳

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

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

失性孝經鈞命決曰天有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易緯曰

顧躬之義授圖于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聖帝明

王所以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范曄後

紹太平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漢書表

致上疏曰洛邑之祀首悅申鑒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

曰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

不得已而臨之袁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

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

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奉秀衛公誄曰仰瞻遐風重三

五以降靡不由之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臣琨臣碑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王隱晉

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尊景號曰宣皇帝尚書武

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

也鄭玄曰天之大大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廟

命又附着於汝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廟

顯考文王用三葉重光四聖繼軌謂武帝也書曰昔我

肇造我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謂武帝也書曰昔我

文王武王宣重光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

廣雅曰軌跡也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

滿曰成王定鼎郊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晉書曰惠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晉書曰惠

元曰永嘉之際氛厲彌昏永嘉懷帝年號宸極失御登遐醜裔

王隱晉書懷紀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

還國家之危有若綴旒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警者言

持東兩爾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

王隱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

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誕授欽明服膺聰哲欽明已見

親表禮曰玉質幼彰金聲夙振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

服膺拳拳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

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冢宰攝其綱百

辟輔其治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四

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

日僕我后不圖天不悔禍忝茲存臻左傳鄭伯曰天國

未志難寇害尋興左傳富辰曰人未逆胡劉曜縱逸西

都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敢肆犬牙凌虐天邑漢各

日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闕在漢北犬臣等奉表使

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幸于城下天子蒙塵函劫復沈虜庭

于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塵

於是見害謝承後漢書序神聖流離再辱荒逆再謂懷愍二帝老子曰天

章昭曰神器天子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小推曰厄運

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辛尹無

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莫不叩心終氣行號巷哭新

子貢曰子產死國人之聞之皆叩心流况臣等荷寵三世
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
位則鼎司三世謂適至理也王隱晉書曰理祖邁相國
謝承後漢書序曰王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謝承後漢
龔幹事遂陟鼎司書實武上
疏曰奉承詔且悲且惋五情無主五情已見上謝平原
命精爽墮越見龍失其魂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謝承後漢書胡母班
魄五情無主謝承後漢書胡母班
詩曰鼠臣琨臣瑛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
思泣血臣瑛臣瑛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
否泰相濟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
物不可終通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左氏傳王孫滿謂楚
故受之以否天命未改歷數有歸
未改書曰天之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左
歷數在爾躬或
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
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

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古里丕之難而獲
文公是以爲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啓聖
見下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左傳曰初齊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
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
子糾桓公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諸侯之盟左傳曰初
自莒先入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諸侯之盟左傳曰初
驪姬爲夫人夫人諸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諸二公子曰
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
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社稷靡安必
用伯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社稷靡安必
將有以扶其危定監鐵論曰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
史記曰秦更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容於兩儀
民名曰黔首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容於兩儀
陛下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授神契
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
是生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
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

也廣雅曰命名也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夫符瑞之

表天人有徵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中興之兆圖識

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曹子建書曰乃辨九服之國

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天下

鬻然無所歸懷班固漢書贊曰海內雖有夏之遺夷拜

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左氏傳曰邶如絳對晉侯曰昔

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

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王

晉書曰元帝琅邪共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

楊州諸軍事章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

秋歷序曰東方為左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左氏傳晉人

毛詩曰奄有龜蒙

刑也柔服德也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尚書曰我

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記曰天子以德為車

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

是謂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尚

大順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尚

曰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百揆時叙于上四門

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百揆時叙于上四門

穆穆于下書曰納于四門四門穆穆昔少康之隆夏訓以

為美談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

正以牧夏衆使女艾謀澆遂滅過戈復禹之興宣王之興

績澆五咄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宣王之興

周詩以為休詠毛詩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况茂勳格

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

之至通于海蒼生顛然莫不欣戴尹文子曰堯德化布

明光于四海蒼生顛然莫不欣戴尹文子曰堯德化布

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武王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為臣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公之子九人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曰元皇帝宣帝惟君在矣魯哀公曰君矯魯國化而為一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心君曾元與二何暇有三乎晉紀者非陛下而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之推曰天未絕晉必有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書漢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書漢曰霍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謳歌者無不文公人從而與之獻无異親民无異望矣謳歌者無不吟詠微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南河之南天下朝觀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後歸中國踐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

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徽猷答賓戲曰用納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洽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乱華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春秋感精符曰麟一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慶乎斯列者蓋以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周書曰不謀同里荒服也五百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周書曰不謀同邪而羅者賦曰枚莫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

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

為事恭克讓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

之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普天之下漢書音則所謂生

繁華於枯夷育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

遠子馮曰所謂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尚書云帝曰變命

生死而肉骨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大將軍蕭何曰幸甚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聖皇所能久處尊

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

相曰帝王不可以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

浹辰則萬機以亂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死君

浹辰之間而楚尅其二都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

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

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

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狡寇窺審伺國

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狡寇窺審伺國

瑕隙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无觀覲杜預曰下不

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覲欲也毛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

養詩傳曰瑕猶過也隙間隙也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

可以廢而不恤哉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

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陸

匹夫橫議谷永集曰國家久無繼嗣天下无所繫心陸

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公羊傳曰公羊侯

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言

欲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

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左傳僖十五年

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瑛
曰始甥且召之呂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
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
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前事
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
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
策命孫權曰前代之
懿事後王之元龜
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
賦曰敬皇明以燭幽
行軍用兵之道不
及曩時之士也
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
之路史記丞相翟青曰
臣不勝犬馬心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左氏
傳晉
使呂相絕秦秦曰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
改盡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
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同極謹上臣琨謹遣兼
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王隱晉書曰溫嶠字泰真太原
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

空右司馬五年
琨使詣江南
勸為幽
州刺史
主簿臣辟閭訓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
字祖明樂安人也沒石
臣礪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
史高平亭侯臣榮劭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
世北平人為清河太守輕重將軍
關內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
字景通沒胡中奉表臣琨臣礪等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



